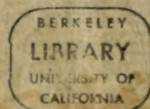
雜著

臨齋集 卷四



臨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雜著

就正日錄

庚戌四月五日贊奎爲拜梅山洪先生自太學往鷺梁入悅樂齋（門人肄業所）有數三髦士（韓運聖金正洙諸人）迎揖而坐叙晤訖納刺請謁於先生有童子來致先生之命曰間病癃難爲禮也冀幸勿咎童子仍導入蘆漪精舍贊奎進拜先生先生擧袖答揖乃曰聞已小成年歲幾何小成在何年對曰年今九六而去丙午忝蓮榜先生曰妙齡小成矣近業甚事見讀何書遠來相

訪勤意良感對曰生長遐鄉聞見固寡術業短踈所
不知行尸走肉者幾希然猶有不泯底好懿之天今
此之來盖欲瞻依門屛熏被德美用遂聞可之願也
先生莞爾而笑因親執一杯酒一條肴而使之飲曰
若解飲勿以我一日之長而爲辭辭不獲避席小飲
纔傾卽醺仍辭退出江上奉審六臣祠墓曰昊八西
舍廊拜鰲谷洪丈一純先生胤子◐夕侍坐先生曰四書熟
讀而並閱近思錄否且須讀擊蒙要訣近思錄卽宋
朝一經擊蒙要訣卽東方一經學者所宜先致心焉
昔趙重峯先生旅夜遇一書生燈下寫出要訣一冊

授以勉讀焉盍斯編之簡要親切爲耳目所逮也●時已黃昏童子納燭而又進茶茶罷先生仍語及嶺南道里山川風土人物尤詳於大丘曰昔先君子宰達府凡四載(自乙卯至戊午)覲省往來五十年前之事猶森羅心目因問及學問士次及山水之勝而舉達城問曰尊家世蹟可得聞歟贊奎備告十六代祖(諱沉號龜溪)(世宗朝擢授三南均田制處使 命換所居達城將加世祿公辭焉請減本邑糴耗每石五升仍移居南山故驛基)納基減耗事先生曰曾亦有聞而未得其詳矣盍達城好箇地昔遊達城見北角崒嵂百日紅爛漫今依舊否對曰殆非舊時繁華喬木漸稀井池俱廢

每一登臨有地不忍荒水不忍廢之歎矣陪話至夜分與諸生拜而退◑是日請行束脩禮先生曰與其徒有虛禮曷若敦以實心余不足爲人師未嘗以師道自居故於人不能受贄也

六日早朝侍坐時方小雨惠風徐至先生詠陶詩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之句而曰天地以生物爲心故靈雨時而萬彙同榮獨余病苦阻生理◑退坐悅樂齋閱小華外史郡守吳慶元所著日幾晡先生召示朝紙曰明日有科試三日製既不廢擧欲赴廳耶賜眞玄一笏拜受而退

十日自泮學出路鷺湖進拜先生曰今來欲還鄕云然
否何其遽也對曰離親曠久非但思親之切亦恐親之
念我不置先生曰並世因緣何幸一遭會晤而居然
解携甚悵○又曰行餘之力須勤讀書讀書者所以維
持此心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孔
聖亦嘗云爾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八箇字爲畢生元
符當拳拳服膺也○又曰朱先生云一不帶性氣底人
爲僧不成爲道不了又云無衰底聖人胡敬齋云人
有英氣方肯進取一時意氣靠他不得栗翁云一毫
不及聖人吾事未了盖人負氣剛勁有勇猛奮發底

意必能擔負至重自期久遠○又曰君已小成只宜以用力於功令者從事於斯學眞心做去無遠之不可屆也對曰幸蒙收容受賜多矣而河飮未充遽爾告歸烏頭之力未知保有幾時是乍拜而退○先生起居室揭號蘆漪精舍而峙書左右僅容周旋壁上書揭皆古人名論有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又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做又煌煌靈芝一年三秀我獨胡爲有志未就又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又窘未嘗憂飮不至醉盡收天下春歸之腑肺又山盆高水盆潑書盆

有味又流水籠山白雲鎖門又不出户庭直遊天地等語也○時先生具巷巾服迺　國服也

九月十六日偕鷺湖之行

二十五日抵漢師入類宮

十月一日叅　聖廟焚香

二日抵鷺梁風濤高舟楫甚危大覺臨淵之爲戒切至進謁先生退居西舍廊時先生獻經筵繼講册子稟定議

三日先生示陶菴集中人不可以不學說曰此文簡暢固宜誦服且如九翁　寧陵誌陶菴○萬東廟碑

皆典雅森嚴爲吾東大文字不容不看○是夕始受
讀大學亭先生曰古之大學此學字指學宮而言○
又曰聰明睿智主心言○又曰一有者萬一有之之
意辨疑謂係幸意看○又曰王宮國都兼天子諸侯
而言學亦兼大小而言○問公卿大夫元士只言適
子而不言衆子何也先生曰適子承以世祿將有國
家之責衆子未仕之前與凡民等故必俊秀而後得
八
四日夕受讀經一章○問篇題論孟次之此以讀書
次第看否或問引程子語云大學學者之先務論孟

猶處其次之意看否先生曰猶處其次語意切當論孟次之卽此意也其下由是之是字指大學言而與此篇之此字相應且於獨賴字可見緊貼意凡看文字須先看地頭○至經文先生曰明德主心言心屬火這是光明活動底物而具得許多道理故曰明德明德者心之尊稱尊稱猶表德也○又曰賢聖立言莫不本天而此書則首言明德而不言天故於序文言天降生民於章句言得乎天而傳首之特引天之明命亦補闕意歟○又曰明德者之者字與萬事者之者字相呼應此可見明德之主心言而明德卽心

之則此性者也○又曰革如今沿革之革○問大學之道道字之義先生曰道云者方也法也方法卽道也○問不曰欲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何也先生曰此承上文該體用說是筆力大段處○問致知在格物必着在字何也先生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而纔明彼卽曉此故着在字○問致知之知其義非難曉而章句特釋猶識何也先生曰農巖云以別於仁智之知陶菴云知者知覺也其意淺識者知識也其意深恐人淺看故云渼湖云致知之知與統體之知覺不同釋之者正欲別於知覺也老洲吳文元

公云不徒别於仁智之知恐亦别於靈覺之知諸賢說可攷○先生曰經一章又分上下經則近道矣以上爲上經而經中之經古之欲明明德以下爲下經而經中之傳

五日先生曰余於嶺左遍觀諸勝而右路則如統營及晉州之矗石安義之三洞皆未之遊焉顧謂權最萬曰君歸鄉日得圖畵三洞來耶余今脚力難於搜勝要作臥遊澄懷之資也○夕受讀傳首章至三章○先生曰康誥一節是統言明明德之事太甲一節是說工夫而緊要處在顧諟二字帝典一節是說明

明德之極功峻之一字可見○又曰盤銘一節是說自新之事而為新民之端茍字又字當著眼看此見工夫之無間斷康誥曰作新民一節是說新民之事詩曰周雖舊邦一節是說新民之極效○又曰詩云邦畿一節是引止居之意以比止至善之義詩云緜蠻一節言鳥知所止以比人當知止至善也詩云穆穆文王一節是說聖人止至善之事以明學者當究其至善之所在○問先言子後言父何也先生曰止孝較難於止慈故先言之○問不曰止於忠而曰止於敬何也先生曰忠有許多般不如敬之義為周全

敬是忠之大者○先生曰此章文王詩以上知止之
事淇澳詩以下得止之事○又曰詩云於戲此節君
子小人以位言之
六日先生曰吾東水勢獨嶺南洛江東流入海故風
土物産有異他道如金石草藥言之類皆有堅固長
久之力人亦然文必質々多々有可觀
七日朝與諸生侍坐先生曰文生於質質亡則非文
才生於德德喪則非才○又曰無質之文無德之才
適足以喪身覆家甚可怕也人之陷於雜技酒色者
皆以此耳諸君皆年少强壯戒之戒之人於色上易

蠱而難悟豈宜以父母氣血戕賊於賤類哉○先生曰昔余趁觀達卯也或選勝于龍淵隱跡之間而有浮屠仁岳相識往來善談論又長於詩儘近世高禪近亦有此箇禪流否對曰未之聞隱菴距西居南山爲十里而近每携書往讀于其間先生曰碧窓深燈夜闌僧眠孤坐讀書氣味淸絶且瑞巖和尙問答主人翁惺惺者令人有警省處在吾儒亦宜有此等工夫○夕受讀本末章至誠意章○先生曰本末章係子以使無訟聽訟分本末然而於使無訟三字上亦可以見本末陶菴曰此章不必以明德新民對看去只以使無訟三字歸重於知本其末自

在其中南塘曰所謂本末者指明德新民則使無訟是新民而當爲末所以使無訟是明德之明而當爲本○問必繫曾子曰三字何也先生曰傳是門人之記而引他曾子之訓以明上文之意故特加三字八日先生曰聞見博而知益明知非生知安行之資固多有資於聞見也○將出先生曰君知吉冶隱再黃花祭伯夷乎對曰惟時菊盆在旁黃華盛開故先生問及之○夕與諸生侍坐講誦先生誦中庸首章贊奎誦大學經一章崔敬休權最萬沈璨澤同侍叅講

九日有嶺士移寓湖中者來謁權友成自丹城移寓公州新沼先生曰隕毛之鳥渡淮之橘得無爲悔否未若安土敦仁

之爲可樂也○是夕受讀正修章至齊治章○先生曰先言忿懥者以人所易發而難制故也○又曰不見不聞非物不見聞於我乃我不見聞也此與中庸不睹聞當差殊看○修齊章其字有精義當詳說陶菴曰身與心自家一副當物事初不相離者故旣言修身則不待其字而義自曉家與身則畢竟是二物而又不可以相離者故特以而其字對說以明其相關之意○問五辟之中先言親愛何也先生曰親愛尤易於偏故先言之○問此謂身不修一節獨用反語者何也先生曰修身爲齊治平之本故於此特緊切結語以應經文其本亂末治否之意○問治國章首節特下必先二字何也先生

曰齊家迺新民之始故緊切下語以見重始之意而且應經文所厚者薄所薄者厚之意○又曰齊治章引詩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一節諸說不同當詳䛐或謂我所以爲父爲子爲兄爲弟者皆足法於人或謂一家之爲父子兄弟者皆足爲人之法或謂父子兄弟皆足法於我三說中初說恐是

十日先生出尤菴手書簡帖示諸生曰尤翁之筆不屑屑於書法尺度而點畫嚴正筋骨強勁愈大愈好有山嶽體勢○又示石斧石鏃曰此北青人所送北青卽肅愼氏故都石鏃迺所謂楛矢石砮也這箇物往往有得於畓野之間云豈不異哉○午侍坐先生

曰諸君曾拜六臣墓及愍節四忠二祠乎仍之登高
望遠暢叙而歸亦一韻致也諸生皆退出瞻眞寢墓
竟日徜徉於雲水鄉中
十一月夕受讀平天下章章首至四節
十二日先生曰吾九過鳥嶺四過秋風嶺而乞亥自
東京還洛登鳥嶺有此行三十載茲土九重經鳥道
懸天極龍湫拔地形蒼林嘷虎豹白日鬪雷霆從此
辭鑾橋回頭謝岳靈之詩自後不復得踰嶺
十三日夕了讀平天下章○忠信二字先生所雅言
而對門人屢舉以申勉及講此章至忠信以得之停

鐵及復以致丁寧之意曰人無忠信易於驕泰小而
殞身覆家大而禍延邦國吁亦怕哉程子曰人不忠
信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斯言道得眞切
十四日問事有終始先終後始何也先生曰鮮克有
終故先終○問章句欲其極處無不到是物理之無
不到耶吾知之無不到耶先生曰物理之無不到而
物理到則吾知亦到
十八日侍坐先生曰顧今風氣衰濫學術墜地假借
緣飾虛僞成習良可痛歎明儒邵寶謚文莊號可泉之言曰
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苟志於學則切忌摸擬

假借撰擬假借皆僞也○夕侍坐先生曰君解吸南草乎對曰已斷却曰飮酒乎對曰素未能先生曰隨量而不及亂則酒固可也至若南草草中之妖孽有百害無一益而世俗靡靡謾不知悟其流之弊罔有紀極可勝歎哉

十九日先生曰名山勝區必有金銀銅鐵藏焉以靈淑之氣所鍾也且曰金銀銅鐵孰與布帛菽粟人不可一日無者布帛菽粟故聖人之所寶在此而不在彼焉○余問德潤身之德與明德之德同乎先生曰能明明德之在己者則粹面盎背有不期然而然者

是所謂德潤身德豈有異乎○先生曰一部大學爲爲學之指南字字推詳句句考覈如酷吏之勘獄猛將之鏖兵究極到底凌不恕他方可以得渙然氷釋怡然理順之時○又曰其微辭奧旨宋明及我東諸儒固說得盡矣更加參考覈索深造獨詣則可見其條理脉絡瞭然不迷也吾病昏轉甚罔克一一討論君須輪環溫繹期於自得

二十日先生曰昔余觀凝川（密陽古號庚午先生觀親在衙中）每於風清氣朗之辰携一小童登嶺南樓明月滿樓湖光清遠臨風相羊惟聞伐木丁丁自栗林中來令不可

後踐斯境矣○權最萬問宋龜峯徐孤青孰優先生曰英豪發越龜峯爲優安分守約孤青爲優○先生曰學問人皆可爲而質美者易爲質美之中勤篤者易成

二十一日先生曰近來術者談人之命往往道既往事甚詳而未來則未必盡知皆妖術不可信也昔黃勉齋引書之惠廸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之言而斥筭數者之妄斯豈非不易之正論乎

二十二日先生曰嶺南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有

古秦雍風氣昔人有言三韓人物半生嶺南嶺南人物半生一善盖嶺右之尚善嶺左之安禮郎人物府庫也

二十三日問挽近禮壞雖自謂識者於禮多生受如遭憂受弔時哭揖答應亦多先後無節以至賓主胥錯何以則俾遵一定成規先生曰不素講禮而欲臨事無錯難矣若主客之契好深篤相扶哭泣之際貴乎各盡其情則此時禮節之或有差失理勢固然是不必一一苛責也然其大義俱在朱文公家禮所宜遵述○夕先生曰安貧如顔閔然後可做顔閔地位

今人極力營其口腹而所得止於一飽極力營其居處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斯爲往哲名論而不容不識戒者也◐先生曰古人云君子明不欺天幽不欺神內不欺心外不欺人旨哉言乎心爲天君欺心卽所以欺天天可欺乎天可欺乎○贊奎以書室之扁請命焉先生誦詩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之語擧臨字而曰大書特書常若上帝之儼臨臨齋之稱好矣又曰詩之此句爲學者之八字眞詮敬心經引之語默動靜表裏顯微常若有赫然而臨者兢惕自持惶恐或墜造聖之功其基斯乎又曰伏枕垂死今不可爲力

待到病必可當大書臨齋字兼叙其義用依君常目之資也◐明將告歸先生於燭下手書贈言以寓贐
奎再拜而受
徐君贊奎景襄携參達丘款扉盧濟菑連數旬請益勤摯而值余伏枕垂死紙講大學一部亦太悤草也臨歸乞言其意拳篤而病不克為文畧掇聖哲成訓而復之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所謂博學者隨時隨處只學此一事志專在兹故云篤志問專在兹故又云切問思專在兹故又云近思皆是求仁故云仁在其中此程

子所以俾學者要思得之即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揔以求仁為主也孔子教人急於求仁仁為四端之首靡所不包靡所不貫耳孟子亦云仁人心也生理具在吾身心為之主也故謂心自是仁底物事敬則此心存不敬則不仁自戕其心之生理矣故為仁以敬為主涵養得本心熟到清明和暢之時安有所不仁者乎心中無他物秖有此生理故河南老子以穀種為喻仁則其生之理也聖人說為仁便是從心地上做工夫要人養此種此心不患不發生而諦斯義者寡寡斯所以學絕教乖

也景襄竝斆𡠠庠永謝功令專精向道儘能慥慥

乎求仁爲己之實則自應馴致聖賢閫域也景襄

以生長嶺陬聞見不博爲闕而昔華山桃花生乎

石縫中花匠着之卽生不由核種也是可驗物性

之變化有不可以常理限者乃人之有生必曰限

乎其地者豈然哉景襄必求仁體而擴充則渣滓

渾化與天地同大景襄乎其欽念哉庚戌陽月下

澣梅山八耋翁力疾書

退見鼇谷丈談笑淋漓情意穩款求夕娓娓盡是爲

學之方

二十四日朝拜辭函丈先生曰景襄千歸而讀書克勤無惰書中自有嚴師友必要做無上第一等極好底人古人有云環堵之中而覽觀四海千載之下而覿面古人其精微者可以資藻性靈其宏肆者可以開拓聞見斯爲名論君其念哉○又曰讀書而不體認窮理而無涵養則非學也得之而有矜意行之而要人知非爲己也○先生每接人先問讀何書次問有好學者幾人於其歸也必勸勉以勅書篇什○先生每與人坐必諄諄誘掖使人自有悅服向善之心且居恒頻頻憂時憫俗不以處江湖而少弛 宗國

之念◐贊奎讀曾傳也每於夕後受學盖緣酬接浩
瀼也雖於燭下逐句勘詳丁寧反復不以患倦彌留
而或有厭倦意若請少停則曰八耋之人何時無病
盖先生禀受旣異於人而講習純熟自有不甚費力
而然也◐先生年彌高病益谻而猶嚴於自持幽顯
不貳嘗擧朱子訓以勉之曰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
足置胷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竢死爲究竟法耳◐
先生嘗愛酒時或小盃淺斟曰爲人合歡潤暢氣血
莫酒若也且可隨量以醺爲度不宜沉湎以犯及亂
之戒也◐先生嘗曰余少時以親命三赴司馬試皆

勉強也大科則平生不一赴以蔘思所不到也◐嘗聞先生二十六歲發解二十七赴南省見多士奔競自後遂絶意於進取有權要要使大闈而先生終不應焉

辛亥九月三日作鷺湖之行十六日抵鷺湖十七日侍坐先生曰年來見課何書而做得甚工夫對曰讀小學書而終欠體認工夫先生曰小學爲作聖階梯做人樣子於此焉收實效則修齊治平無待乎他矣人而不爲小學不可以爲人君可謂補旣往之闕○又曰今行由鳥嶺踏碧水丹山秋光淡濃從

這裏來得幾篇佳什否對曰間闕徒步苦沒趣想而九日得一絶云千里長風登鳥道九秋佳節向龍山忠州所過地名遙憐故國東籬下數朶黃花待我還先生數回微咏曰韻語頗好

十八日夕侍坐明月登窓几席如畫與諸生講誦朴筮嚴昰癸金萬壽正洙同侍參講金贊奎誦董生行畢先生擧無與儔三字而三復焉◑問古者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而孔子之葬踰月何也先生曰孔子踰月之葬未可知後世則無論大夫士皆三月而葬必以三月者以天時一小變也◑問朞大功衰未葬前若異宮則如儀

行祀否先生曰五服未成服前無論同異宮皆不得行祀期大功未葬前若異宮者只單獻無祝而葬後則但不受胙耳 ◐ 問子代父行祀而無他執事則祝文自讀耶以子名父雖緣壓尊終是未安何如先生曰禮入廟不諱然終難直呼少容噫歆恐宜 ◐ 問父在外不參祀祝文何以措語先生曰當云孝子某身不在家罔克躬將使子某敢昭告云云 ◐ 先生曰劉温叟以父名岳而終身廢樂不遊嵩岱徐仲車以父名石而不用石器行不踐石此出於跬步不忘觸境興慕兢兢乎有所不忍然恐有所行不得者莊舄之子

可以徒行高穀之子可以廢倉乎此難爲後世法也
十九日夕與諸生侍坐問嶺以南各書院春秋享或
時與　國忌相値則皆退行而陶菴答樓巖院儒曰
國忌日行祀雖若未安而神道旣別祀典至重變改
無常亦所當戒恐當用元定日行之云未知如何先
生曰陶菴之論得矣而今俗皆退行亦無妨○問凡
婚祭拜數男子再而婦人四何也要訣凡拜男子再
拜則婦人四拜謂之俠拜俠字是何謂也男子於君
前亦四拜何也先生曰俠是兼字之義婦人之拜兼
倍於男子君前之拜尤所鄭重故兼拜焉○語及湖

洛辨余從旁對曰嘗見李陶菴李巍巖心性之論精切明白所謂俟後不易者也先生曰然金萬壽問湖洛說所以分先生曰五常之辨未發之說明德之論論辨多端萬壽又問物不具五常其說得否先生曰謂理同性異而有是說然一物之中各具太極太極豈不備五常之謂耶五常雖因人立名畢竟是五行之理分言則爲五常約言則爲一太極豈獨人具而物不具也但人物有偏全之異人受五氣之全而五性亦全物受五氣之偏而五性亦偏若謂物之爲性有鈠一於五常而或有或無則是分裂太極也其可

乎哉蓋虎狼之仁蜂蟻之義雎鳩之禮候蟲之智雖若各具五常之一其實仁亦具義禮智義亦具仁禮智禮智亦然然惟其不能全者局於氣也又曰性同氣異四字晦翁之眞詮理通氣局一句栗谷之要訣也贊奎曰有五行之氣斯有五行之理五行之中有一不備則旣不成造化五常之中有一不備而亦何以成性然人物之異者以其偏全以人言之雖稟得全五常而氣之淸濁自不無賢愚且或有仁底意多者有義底意多者以其金木氣之尤勝也禽獸之虎仁蜂義是亦金木氣之一點明處而虎非仁之外都

無他性特其性之似不存者以氣之偏塞理不能明著也先生頷可曰此理元自簡易易知易見而世儒多以私智鑿見東遮西攔秪見其可哀也已○金正洙問或謂衆人無未發此說如何先生曰衆人一似無未發惟聖人分上可以言未發衆人則氣拘欲蔽積習熏痼湛一之體罔極俄頃𠊓有何自而見未發境界學者致存養省察之功自能變化庶有未發之時此時則堯舜塗人一也贊奎曰衆人未發時如石火雷光未能接續雖謂無未發亦可矣先生曰未發或從原頭處說或從思慮未萌處說何能驟語而盡

之○先生曰吾嘗謂性者五常之綱五常者性之目統稱曰性分言曰五常◑先生曰形氣神理之說始於黃勉齋而最爲精確蓋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形者形質也氣者氣質也神者心也理者性也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妍媸長短一定不易之謂形清濁粹駁有萬不齊之謂氣靈妙不測之謂神純一無妄之謂理神之比理幾乎無間而但情意造作萬變不測不似理之一定而無爲故理資乎神神配乎理爲氣之本爲形之主矣夫形氣神理盈天地間無乎不在仍舉手示曰今以一手指言

之手指形也屈伸氣也能屈能伸者神也其所以然者理也細究其蘊則於百物可推類而盡○諸生拜出先生命贊奎坐曰明經達禮克己體行是爲爲士者事業君其勉哉○先生曰昔張旅軒平生朴實頭用力九上疏例於疏頭書頓首百拜字疏或乃爾而人未必行旅軒則必百拜以稱其數及老不能筋力爲禮則書五十拜云云曰告君不可欺也近世之中直菴亦然先輩之務實有如此○先生曰星山有渼門三處士鄭東翼李敏哲鄭承毅是已○問今嶺南志學之士誰可從遊先生曰尚州有高應楷安東有姜

鎮善山有沈奎澤東都有韓運聖皆吾黨之傑然者也○先生曰嶺南禮說有李氏之家禮增解柳氏常變通攷是可閱文字雖互有詳畧其於疑文變節甚便參考

二十日與諸生侍坐先生曰關北有蘇武窟看羊島關西有小連大連遺墟吾曾有記序又江陵有滄海力士遺墟而事蹟齾小未可的知因語及張良武矦事而擧朱夫子孔明不如子房之從容子房不如孔明之正大之語以論之又及我東人物曰新羅之金庾信高句麗之乙支文德高麗之姜邯贊本朝之李

忠武公皆間世者也又咏忠武公誓海魚龍動盟山草木知之句與水國秋光暮天寒鴈陣高憂心輾轉夜星月照弓刀之句歎賞不已且說與其事蹟甚詳曰有經天緯地之才有擎天奉日之功者忠武公是已

二十一日侍坐語及山水勝處告以大丘梅溪水石之勝先生歎不曾遊賞曰托盡五老峯下飛泉三疊有晦翁故事君其留神焉○先生曰達城樂育齋遵例選士如昔日而士之所業甚事對曰凡百不古謀道者鮮矣先生曰顧今士習日渝虗僞弊滋往往有

不忍言者古昔養士之設盡爲名利之窟豈不寒心哉○問俗節行祀先儒之論多端將何適從先生曰正朝上巳端午七夕九日冬至卽一三五七九之陽數以是日定行亦扶陽之義也然家勢不給則何能盡擧此節日乎

二十二日侍坐問今之忌日擧哀者有立哭伏哭之異何者爲得先生曰禮無伏哭之文秖許尊長坐哭○侍傍者問祭之用素要訣只云當日不食肉何也先生曰致齊日與當日皆當用素然先儒有不可以未死之日行已死之禮之論則當日用素尤所致謹

今俗於當日多有不謹者可駭◐先生曰凡祭天産用奇數地産用耦數天産卽魚肉等物地産卽果菜等物天産過三色則用五色地産過二色則用四色此天三地二之義也

二十三日贊奎問近來鄕曲葬時及小大祥設酒饌饋弔客滔滔成俗甚無謂也然不如是羣謗四到何以處宜先生曰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程子曰勿陷人於惡當以此爲法◐是日兩湖疏儒遺書於門下諸人前是宋雲坪能相復逸時先生有獻議嶲山士人沈宜年謂獻議中有不滿語自以有淵源於雲坪長書於先生門人沈宜德而辭悖無倫門下諸人以先生

守無辨之義且禁之甚嚴故未果聲討至是兩湖儒將疏斥雲坪及權相敎仁又自疏騷遺書於門下責其無討沈之舉◎又聞沈自太學鳴鼓兩湖校院皆揭罰云 夕諸生侍坐贊奎曰今因兩湖疏廳書始知有沈宜年之悖書門下諸人恐不可以事屬既往而置之先生曰無辨爲宜詎可相較反致嘵嘵吾胷中自無此事諸君抑固未知也又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盖鄉黨之間謹慎爲貴况於世間是非黑白太分明則殆難乎容矣

二十四日問婚禮既納幣未親迎而婿之父母死則女將自處以平人乎曰既不親迎則自無奔喪之理

對曰華縱感歸不幾於未安乎無已則去華歸否曰都是平人秖待三年已矣◐問人之居本生親喪者書疏式沙溪則謂以喪人爲可尤菴則謂當用伯叔父母例而陶菴從尤菴說後人之欲遵行者當從尤陶兩先生之言耶曰然◐問樂記曰熟烹而祀非禮也要訣時祭魚肉各一楪註魚肉當用新鮮生物蓋用生於交神之道自有精義今之祭者多用熟何也沙溪以爲家禮所謂魚肉非生魚肉乃魚湯肉湯尤菴以爲家禮只說魚肉則或生或熟皆似無妨未知將何適從先生曰生熟固當參用而用生則作膾似

宜郊特牲曰血腥爓祭用氣又曰腥肆爓燖祭豈知神之所饗此似生熟俱可用語類云祭用血肉者要藉生氣而家禮則不言生似是用熟此亦生熟參用之證○夕語及遐方民業之艱難先生慨然曰生民困悴莫近日若貧者益貧富者益富風俗之渝薄亦由於此夫財者災也聚財所以聚怨古今人累金玉廣田宅以遺後者未必其後人皆能守惟為善以遺後者庶食報之不忒此理甚明○又曰近多四方士友之來訪者皆言民生疾苦多緣吏逋與還弊而官長之贓汚為尤甚往往有不忍聞以致民殘國弊莫

可收拾職由於苞苴恣行奢侈無節是豈非大可寒
心者哉仍憂歎不已愀然者久○先生値先代忌辰
衣冠竟夕危坐曰雖病不克與祭亦靡敢解衣安寢
二十五日入京付上家書
二十七日卽 嘉禮日罷漏後與尹進士載近金進
士炳源金進士最源出祇迎班乙時 大駕親迎于
本宮巳時行 同牢宴于闕內○午後出鷺湖進謁
先生曰 舟梁禮成 乾坤位定臣民之慶○夕侍
坐先生曰入京數日留於何所對曰留泮齋曰近來
支供何如對曰饌物麤踈而飯高依舊先生笑曰自

來俗間多嘲稱班首爲飯高氏又曰士子國之元氣館學首善之地　我朝禮待之盛施設之隆直可以媲美三昔卓絶百王衣縫掖冠章甫者盍思所以仰答萬一也○諸生拜退先生留贊奎而宿

二十八日鷄鳴先生呼贊奎曰寢否驚寤應唯而起先生命誦書誦愛蓮說歸去來辭等文○先生見贊奎緇布冠曰家居所著只此耶加著𦋺冠否對曰接賓則加着笠子先生曰尤翁云笠便於冠笠不便於笠今學徒皆着冠肄業盖以冠即華制笠則俗制也

○先生曰人之處畎畝自有至樂讀書明理以之修

身齊家服田力穡以之奉親祭先是何等樂事也○
夕侍坐先生曰君吸南靈草乎對曰未也曰素吸者
自從我遊始斷絶乎曰然先生笑曰人之所嗜非吾
強止特惡其無益而反害耳昔陶菴嚴禁吸草門生
來謁者皆藏草具於十里外云○有人來謁先生命
侍者煖酒以饋之手誤觸爐灰動點汚欲遺棄先生
止之曰吾平生飮食不計精麤未忍棄地此酒猶堪
飮置之欲更斟以與其人惶愧固辭用紙去灰而飮
二十九日先生上疏辭大司憲兼陳所懷○先生曰
紫陽之學一傳而爲黃勉齋榦再傳而爲何北山基

三傳而爲王魯齋柏四傳而爲金仁山履祥五傳而爲許白雲謙六傳而爲宋潛溪濂七傳而爲方正學孝孺金許兩賢以有宋遺民畢生自靖於鐵木之世潛溪值大明之中天贊一初之制作方正學以一身而任萬古綱常之重是爲朱門淵源之眞正也

三十日夕設講先生誦太極圖說贊奎講四勿箴嚴星燮洪一清金萬壽沈樂淳同侍參講講畢先生曰吾嘗好伯夷傳思至則誦今氣息不續廢之已久使沈樂淳誦之

十月一日　下疏批使地方官傳　諭贅谷文以地方官奉批旨入先生不能以筋力爲禮使侍者扶攝四拜跪讀批旨畢又四拜　先生曰身帶重

臣[illegible]

衛夙宵靡妄今蒙 恩遞不勝喜幸命最秀(先生之孫)展讀 批旨一遍◐夕設講先生誦西銘贊奎講中庸子路問強章先生曰栗翁毎令門生誦此章及孟子景春章而日夕聽之云

二日夕設講先生誦易傳序(嚴星奎金萬壽沈樂淳先生外孫閔涑和同侍)繼講畢諸生拜退先生命贊奎坐曰東銘及呂與叔克己箴等文皆誦服勿失可也君儀誦東銘未克純通吾且試誦一遍贊奎亦承命更誦◐先生誦陶菴拜青川尤菴墓詩一絕(寂寂空山百花堂堂正氣何處我來不聞一語天高)海闊延佇曰盖陶菴之倡明正學尤翁後一人◐又曰農

巖有云退溪善言學栗谷善言理又云靜菴之倡明標準退溪之沉潛闡繹栗谷之發揮運用為我東儒賢之最又云靜菴如光風霽月精神足以聳動人栗谷如青天白日心事足以悅服人此農巖之贊三賢眞金秤玉尺毫分不差者也○贊奎問人或在外奔喪或追後立後而成服既晩則練祥變除之節將何以為之先生曰小記云祭不為除喪推斯義也練祥之祭固依其日行之變除計月實數為節而若几筵已撤設位哭除為宜贊奎曰朱子答曾無疑曰練祥計月日實數為節其間忌日別設祭奠沙溪愼齋集

陶菴皆主其訓備要小祥條引朱子此訓愼齋答人問曰若宗子在外追到則計日設祥祭除服初朞日設忌祭而已陶菴答人告辭措語曰今以初期之日禮當行練而孫子某以某月成服月滿之後始可追行今日敢用一獻畧伸情禮云云蓋練祥有故則追行古有已例故諸先生未暇致難於其間耶先生曰祭是事死之禮非為生人而設依忌日行祭固無害於後日除服何必不舉於當祭之日而拖及於服滿之期乎諸賢之說世皆遵述久矣後來諸儒因小記說而不乃爾

三日夕與諸生侍坐席間多有蛜蝛蛸蛸而過欲捉之先生曰投諸外因誦程子蝎銘殺之不仁赦之非

義之句曰仁義之間何以處之贊奎顧望而對曰不可赦亦不忍手殺之無已則投之他所任其自死生已矣乎先生曰庶乎其可歟又曰雖昆蟲之微余曾不忍手害者取西銘吾與之義也然可殺而不赦者有二焉如蜈蚣百足蟲之毒往往中人致害此則用孫叔敖殺蛇事可也

四日先生示楸行時所吟詩曰如有不合意處無或隱我隨意點化可也昔白樂天作詩令村嫗解之 ◑

夕設講先生誦中庸首章贊奎誦 萬東廟碑銘 諸生

侍坐參講 ◑ 先生曰爲士者講明一部春秋則衛國立身

之道於是焉存顧今宇內識此義者幾人仍喟然歎息

五日夕設講先生誦大學經文贊奎講中庸費隱章諸生同侍參講時贅谷丈亦侍坐語及及門之士先生曰從吾遊者知行之篤文學之優門路之正可以任斯文之責者莫如趙孺文秉慮工於文辭明於多數沉潛敏達曉解事務者莫如申幼安應朝資禀之英明溫粹洞澈無埃者莫如任明老憲臨

六日諸生侍坐先生顧贊奎曰鹹苦酸辛甘五味之中何者爲好劉曰鹹可以調百味先生曰然有是言

也 宣廟時有如此說而我則取水之一味淡泊對曰奚取於水哉曰百飮之本五味之質◐鰲谷丈室驪州金文忠公濟謙金忠愍公省行祠賜祭祭官將行先生曰士林所會禮貌依在愼旃哉辭達而已而汝辭令不能達意未言而思將言將言而思其言之或失◐又曰坐則儼然端坐立則挺然植立人有坐而搖體者是淤非恭仍顧贊奎曰君亦有體撓時乎對曰然有時靜坐不覺自撓先生曰是無主敬之致須猛省處◐又曰九容九思亦養生之要訣

七日有一士人來謁先生曰近讀何書而能篤實否

其人曰讀孟子而恒患不篤先生曰討活何如對曰僅供朝夕飯粥先生曰食取充腹衣取蔽身而已士志於道而恥惡衣食者未足與議必選其人告退先生謂曰讀書不倦樂善不厭生而爲善士死而爲賢鬼是爲究竟法富貴榮辱之自外至者何足道哉◐贊奎曰明德主乎心之言嘗聞命矣而諸生中有不歸一者（金平默嘗主理言）何其惑也朱先生曰只是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盧玉溪曰明德只是本心章句釋明德之義則曰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看他以而字可知具衆應萬只在虛靈不昧裏面盖具

是心之所具應是心之所應也然則明德分明是主心說者而心之本體是神明所舍虛靈洞澈湛然純一者也此則固無聖凡之殊也以此揆之明德爲心之敎不是離理而言心特就所主而言者然則其以明德爲專屬理者固可憫而小子之見亦未自信玆仰稟先生曰所論是矣或者以明德主性而言故至以心爲理而不知本心之爲明德矣心體是氣之湛一者而自爲虛靈洞徹萬理具備則明德之主言乎心有何可疑或者之紛紜爲說者全不能體究本源只靠紙面强立不逮之見更不詳言意之攸在可悶

○先生謂贊奎曰士有四業經理義禮禮典史事記文章經爲本禮後乎史可以博古今文章爲載道之器不能於文雖有善意不達於辭○又曰朱子亦嘗讀韓文又嘗使受之省蘇文允翁受韓文若干篇於愼獨齋其意槩可見然不能文非儒者所病亦何必役文爲也但爲其受用不窘已矣

八日先生起寢整冠而坐命誦書誦西銘先生曰西銘與太極圖相爲表裏而存吾順事沒吾寧一句與朝聞道夕死一義故註曰生順死安無復餘憾○又曰太極圖有宋之河圖○時隣比賽神簫管徹夜不

休令人聒耳先生謂贊奎曰彼以左道惑世者猶能無少間斷靡有餘力乃爾況爲學而希聖者詎容有一念之或惰當痛發深省○是夕設講贊奎講大學誠意章金炳享嚴星癸金斗萬金萬壽沈樂淳同侍叅講講罷先生謂贊奎曰嘗聞嶺南之人有穴壁燃松讀孟子千遍者未知如今亦有此等人否而子讀孟子幾遍對曰未克熟讀先生曰程子云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士不博識萬理俱礙歲不我與當惜分陰毋貽老大之悔也

○先生曰近來常賤中或有孝烈之可尚者乎對曰蓋有之矣未之聞也先生曰世降則教弛教弛則民

無恥閭閻賤女見娼妓無蚕農之苦而有衣食之
優不之耻而反羨焉是豈細故也哉○又曰近世作
牧伯者於都會白日場宴椅之筵令妓輩呼名皆稱
禮意慇懃風流弘長士以爲榮而不知耻噫世有剛
腸者幾人能不爲尤物所惑古人云避風如避箭避
色如避仇可不戒哉○夜分將就寢先生咏李晦齋
萬事變遷無定態一身閒適自隨時年來漸省經營
力長對青山不賦詩之句又曰一生爲善猶患不暇
更有何暇可以爲惡哀哉不善之人
九日贊叅問古者教人以樂爲先以其養中和之德

而救氣質之偏也吾東未曾以音律爲教無乃音律不傳其古耶律尺長短亦未有知其說者何也先生曰孟子時猶云今樂猶古樂而今世皆雜以俗樂難於返古況吾東僻在海隅古昔中正之音未克詳傳者乎贊奎曰近世亦見鼓琴者往往有之徒歸豪士遺閒之具而山林養眞之士絶無行者是亦不詳其正律而然耶古詩云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以今言之不彈由於不知雖非古調正律亦可以養其性情滌暢道德耶先生曰琴者禁也禁其忿慾之邪心淵明之素琴其意甚善其詩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

上聲誠千古高士也○贊奎問墓祭家禮與備要則先參後降而要訣則先降後參何也先生曰當先降後參出戶雲已盈砌矣

十日昧爽侍坐先生於枕上得一絕雨雲霏霏送暮秋西江風浪樂時休世間識字眞憂患禍福由來自己求盖有爲而作也○問麗代圃隱以身殉國冶隱遯世自靖豈以其恩位有殊耶先生曰守節義者要各盡其心所安已矣殉國自靖是自盡之大義而咸出於至誠惻怛詎或視以恩位而死生貳之哉○又曰位卑名微進退隱顯無輕重於當時者猶當韜晦自靖是爲立經守義之君子若元耘

谷天錫之隱於雉嶽是也○又曰立于朝而有官守
之責者不幸值板蕩之辰當竭忠衛社繼之以死死
不可得則潔身遵晦以没其世此勝國諸賢或死或
去殊塗而同歸有人贈圃隱詩曰江南萬里野花發
何處春風無好山圃隱曰嗚乎其晚矣嗚乎其晚矣
○又曰夫君臣大義極天罔墜雖未蒙一命不霑寸
祿生其地爲其民腹穀身絲皆吾君賜耳烏可換面
改頭以犯不二姓之戒哉斯義也炳如日星須反覆
講明要使熊魚之分皎然於心目間庶幾前定而不
疚矣○先生每諄諄敎誨參以往蹟古事曰耳聰於

上聲誠千古高士也○贊奎問墓祭家禮與備要則先參後降而要訣則先降後參何也先生曰當先降後參出户雪已盈砌矣

十日昧爽侍坐先生於枕上得一絶雨雪霏霏送暮秋西江風浪樂時休世間識字眞憂患禍福由來自己求盖有爲而作也○問麗代圃隱以身殉國冶隱遯世自靖豈以其恩位有殊耶先生曰守節義者要各盡其心所安已矣殉國自靖是自盡之大義而咸出於至誠惻怛詎或視以恩位而死生貳之哉○又曰位卑名微進退隱顯無輕重於當時者猶當韜晦自靖是爲立經守義之君子若元耘

谷天錫之隱於雉嶽是也○又曰立于朝而有官守之責者不幸値板蕩之辰當竭忠衛社繼之以死死不可得則潔身遵晦以沒其世此勝國諸賢或死或去殊塗而同歸有人贈圃隱詩曰江南萬里野花發何處春風無好山圃隱曰嗚乎其晚矣嗚乎其晚矣○又曰夫君臣大義極天罔墜雖未蒙一命不霑寸祿生其地爲其民腹穀身絲皆吾君賜耳焉可換面改頭以犯不二姓之戒哉斯義也炳如日星須反覆講明要使熊魚之分皎然於心目間庶幾前定而不疚矣○先生每諄諄敎誨叅以往蹟古事曰耳聰於

目毋或遺忘又曰世多有才氣異等之人舉爲科業所累更不知聖哲之爲可慕道德之爲可貴此固可憫而又或自命於學問之列者有些少才藝稍出等夷便昂然自足巍然自大更無歉然虛受毅然必往之意所以安於小成罔就遠大此爲志士之所宜戒也

十一日夕講先生誦六君子贊金炳厚誦農巖所述尤菴贊嚴星癸誦遂菴尚夏所述尤菴贊贊奎起坐而請曰二子旣誦尤菴贊小子亦誦先生所述尤菴贊先生曰試誦之誦畢先生曰若農遂兩先生作可

誦說得七分吾何以形容其萬一也

十二日曉明燭而坐先生命誦書誦師說◐夕侍坐語及嶺外諸賢先生曰寒岡鄭文穆公逑天資英發識解通明所著禮說亦多有退溪之所未發者◐又曰南冥曺文貞公植嘗有詩云人之愛正士好虎皮相似生前欲殺之死後方稱美詩頗警絕◐又曰寒岡挽金東岡宇顒詩有千年正脉終天慕百世清風特地奇之句蓋千年正脉指退溪百世清風指南冥

十三日先生曰凡讀書須成誦讀而不誦與無讀

同誦而不息與無誦同息而誦誦而讀輪環不已厥效自在罔覺之中◐先生命取葱根一把種盆而置諸座右曰見萌芽漸長可驗萬物生理又咏明道聽覺東窓日已紅之詩且令贊奎咏一遍◐有湖南士人來謁先生曰讀書當以經爲本而書傳須要熟讀古人以讀尚書比嚼乾栗盖咀嚼之久其味始美◐語及各道方言先生曰大抵音聲之清和者爲好人濁惡者男或不利於父母女或不利所天

十四日趙明熙(肅齋長子)來謁問曰廢疾子將承祀爲后

否或云廢疾者不入廟如何先生曰廢疾者旣天癡而
專沒知覺無望有嗣者不可謂成人何以奉祀承宗
然著不此甚其於立適以長之義難容他議况入廟
乎◐朝後贊奎將入京先生謂曰千萬人中常知有
己毋或隨衆奔波
二十一日出鷺湖◐夕侍坐設講贊奎講心經贊嚴星
癸金萬壽沈進士曾在洪晚秀同侍參講◐語次先生曰歐陽子稱不長
之物曰春寒秋熱老健吾亦謂世間不可恃者三
天運也君寵也老健也天有不測風雨君有不測政
令老人筋力朝夕異候吾今八耋矣筋力之不可強

又如是眞朝不謀夕耳◐贊奎問以無兄弟之身爲其伯父后而本生無繼后處則柰何先生曰昭穆無可繼后者后來班祔爲宜人或以出后者之衆子中一人爲本生奉祀有若繼后者然是則間失一代豈有無父之子大壞繼序之義也

二十二日先生見贊奎所着周衣曰嚴冬禦寒此衣最緊昔鄭錦南忠信爲光州幇子時年才十餘矣一日遇寒歎曰若得一疋布則可以作衾褥可以作襦袴人問其故曰若作一周衣居則禦寒寢則藉覆其知慮之拔萃自幼如此必還鰲谷丈進綿紬周衣先

生嫌其華美而却之曰安其體不若安其心仍指贊奎曰斯人之服但取蔽身不亦善乎○夕與諸生侍坐講誦

二十三日有申生來謁備道申舟村曼絅禮事而曰山理儘有諸先生曰天人皆有理則地豈獨無但不可以僥倖求之朱子於山陵疏備陳利害是則必然之理也且蔡牧堂蔡西山地術精明朱子葬地卽西山所占云吾東先賢如尤翁猶遷塋翁墓矣仍誦三淵詩世八幽陰怪說紛不尊祠壘重丘墳功名壽夭違心際歸咎其山穴不眞又云風水妖言極異端欺人誣世弊漫漫頻移鄉校求科福孔聖猶難獲暫安又云盖棺猶有事難知子大孫多被掘移生存

華星安身久矣作飄蓬豈不悲又云南公師古最靈通十葬其親每值凶畢竟知無可求理徒然痛哭海雲中以戒之曰盖山理不可偏信而五患所在不得不愼世人或不以安親爲心惟福祿是求則福未必求而辱反及焉是宜識戒吾亦荐經毒懨不能不爲術士言所動屢遷親墓及夫晩年追悔莫及◑贊奎問自古聖賢必有旨訣相承如堯舜之執中孔門之求仁孟子之養氣存心洛閩之拈出一敬字是已若言我東先儒則未知亦各有所主用工否先生曰吾東儒賢皆遵述古賢成法而各有得力處如寒暄之尊小學靜菴之尊近思錄退溪之尊心經栗谷之尊四

書沙溪之尊小學家禮尤菴之尊朱書是已贊奎起
而坐曰敢問先生惡乎尊尚曰吾自以善病不能多
讀然好讀孟朱書矣顧今聲利滔天尤宜讀此書或
問先生平日心上做工之要先生曰吾無他所長但
善恕人亦不曾責備惟樂道人之善已矣

二十四日裴生泳爲其師崔監役琳欲謁文字而來
將告退請終身須用之訣先生曰忠信而已請益曰
復何加焉忠信是實心學者能眞實心地靡所虧欠
則何事不可做又問用工當何先曰愼獨程子云有
天德始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栗谷云萬惡皆從

不慎獨生盖慎獨爲工夫入頭處不於此施力焉如鏤脂劃冰自無着落造次克念而勿失焉則許多事業當從這裏做得○是日 上遣史官 傳諭予必欲致卿乃巳之苦心巳悉於前者幸復而況時相悬悬之奏亶出於得體共理之至意乎關緣國家事會之多端尚未有數心之諭此亦予誠意淺薄之致也卿以六十年守道讀書之人其於經傳稽古之力卿雖欲退不居不可誣者闇然日章之理也顧今國勢之岌業何如民憂之須洞何如雖以目下事言之亂逆曾生鞫訊方張此豈有他而然哉只是國勢不尊民生莫支而然耳民憂之莫支固不難知國勢之不尊抑又何故當此時如卿衛國向上之人竟欲固守初志不採所以被髮纓冠則是豈天地莫逃之義也哉予言之至此卿宜有惕然而自勵者望卿郎日幡然造朝思所以講底平之道而究弭亂之方則此豈非一生服勤聖訓之功歟復音之來予方側席而竢之○魚春秋申學以來宣 先生將附奏而

時已侵昏呼燭整硯命諸生退去獨贊奎與鰲谷丈侍坐先生口授而使贊奎書之既畢鰲谷丈告以病稍恐涉必煩先生曰告君之辭不容不直規吾病此猶不盡說何涉煩之有○史官之來也先生患痺將具冠衣身不能任贊奎進奉被帶先生止之曰豈宜使贊輩爲此對曰不曰必操几杖而從之乎凡我小子之供灑掃者何所爲而不宜先生曰君言雖出於安老之意余心則自不安

二十五日夕福卿(一淸朱生堂侄)曰有一相者俄過小舍廊先生曰胡爲乎來哉盍亟謝去福卿曰俄已送之先

生曰吾恐沒覺年少輩易惑浮妄之說而常近非類之人頷贊奎曰亾國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亡家之事非一而好雜術者必亡此等處最宜審愼○又曰吾少時相者云性氣太過早脫齒然後可得遐壽盖吾性氣常有過處故以按忍不暴露爲戒式至于今而齒牙則踰四十已脫落其言似有驗而此外都沒着落

二十六日先生曰技術之客浮浪之人不宜相近不經之事非禮之說耳不可聞口不可道此乃末路居鄉之義諦大抵不農不商非文非武之輩朝東暮西

與誑造訕指無謂有指毫髮爲恭山在少年則妨工
在愚氓則致惑如此之輩初不可近近則難疏疏則
反怨所以初不相近爲妙耳○夕侍坐先生曰吾二
十歲時陪先君在遠丘貳衙時值嚴冬觸寒成疾口
味全爽官廚所供有不適口卽却之夜又渴甚求梨
梨在市貿來稍遲責其舉行之慢又却之旣而追悔
招其人曉解之吾以是常存警責之心不敢忘諸君
戒之少時喜怒尤不可不愼○是夕先生留贊奎而
宿夜久後先生獨微吟無寐呼贊奎而起語及理氣
說先生曰理者氣之主也氣者理之器也氣非理無

所根柢理非氣無所掛搭理氣二者無先後無離合必欲尋言其所從來則却似理在先氣在後然理非別爲一物也卽存乎氣而爲氣準則所以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就他一原上說則主理而氣爲其所寓就他分殊上說則主氣而理爲其所局理無形而氣有形理無爲而氣有爲理則通而氣則局也盖此氣之賦於人而虛靈不昧者心也其所具之理仁而義而禮而智者卽性也精察於此端的有見庶乎其不差矣

二十七日贊奎問朱子編小學書多取一事之善而

亦或有不當取者如朱壽昌之迎母有弃出母不可迎之義鄧伯道之棄子卒乃至於無嗣朱子於二人者奚取焉秖以不絶亾弟之後盡誠求母之一節歟彼二人者事如欲責備當如何先生曰鄧攸事朱子何嘗深取也與劉子澄書有欲刪去小學而今載在者未可知其棄子之事全不合倫理雖曰天道無知實天道有知也父子叔姪相隨不捨死生與同已矣焉有如許敗倫之事且以壽昌事言之出母不可入廟則以子無絶母之義雖或迎奉亦當營置別室用極便養之道此有陶菴說可遵也大抵小學多只取

其長處而不屑屑於人品本末故於王祥取至孝於李勣取友愛如此者不一

二十八日贊奎問嶺俗祭墓用寒食及十月而已酉國恤因山在十月故私家皆停祭竊念追遠之誠只有此祭而仍停則情理缺然欲追行於仲冬如何孔子曰過時不祭禮也然則追行一節亦似未安先生手書答曰曾子問過時不祭疏曰春時有故不得祭至夏乃行夏祭不復追補春祭此以四時正祭而言也至若歲一祭墓者若值 國恤不克行於十月則當行於十一月有故則亦可行於十二月也據禮註

春祭過春不祭仲月有故季月亦可也穀梁傳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是爲季月亦祭之證也○問有先塋上下墳世代已邈莫分考妣位次墓祀時設饌獻酌亦難先後故同時幷設而行拜禮於下墓外階如何先生又手書答曰內外位之上下墳而不辨其尊卑者塋域差遠則當設二分饌而各祭若堂斧相接則只設一分饌而幷祭考妣行拜禮於下位恐宜二十九日昧爽明燭侍坐誦胡澹菴之上高宗封事◐夕侍坐先生語及少時事曰嘗覲往任實縣縣是柿鄉柿果耶素嗜者無時不喫一日村間狀報有摘

柿墜木而死者其婦亦號絶而死余常哀其死而韙其節在任實終歲不忍喫柿

十一月一日卽冬至也未明明燭侍坐先生咏邵子冬至吟○先生誦孟子守孰爲大守身爲大章且曰余年十六七便志于學杜門守靜六十餘年自謂不枉一步是則庶無媿古人

二日有一儒生言金秋史 正喜 謫北靑時多士坌集受經學書法而大旨與考亭說多異先生不答顧語他事○歸期在邇而先生作詩爲別 徐景襄盛道琵山梅溪泉石之勝昔我南遊按轡違在登勝而獨此一區叵耐流想賦詩以贈[illegible]琵琶山中闢洞天龍迴鳳躍湧靈泉可

憐匏繫無因解虛負名區八十年○五老峯臨三疊泉晦翁要借畫圖傳傳神訣處忘形色認取羲洋自在絃○更贈雙絶昔我趨庭到達丘居然五十七年秋恫鄉物色應依舊安得携君賦遠遊○黃花謝盡殿寒梅梅未開時人已迴顧君會得環中意潛養微陽七日來時值冬至故云辛亥陽復之翌梅山八耋翁未戊稿

贊奎謹次呈

三日昧爽侍坐先生曰景襄子吾於枕上得句云我耳欲全聾猶聽遠鷄聲遊仙夜夜夢不得到蓬瀛君其和之贊奎起坐即對云舜蹠未分金天鷄忽有聲百年徒鼎鼎何處是蓬瀛善着況也先生再咏稱善

五日侍坐有一士來謁問喪人入廟及參忌祭時變服否先生曰服直領喪中出入服着平凉子又問時往省

墓持去衰服上墓時服而拜哭如何先生曰得之○夕與諸生侍坐先生曰君明日將歸臨別盍一講誦仍設講先生誦易傳序贊奎講求放心齋銘嚴星燮田秉淳金萬壽田譱淳同侍糸講○是日先生有書贈仍詔曰吾曾勉子之學名子之室今又申勉以贈行君其自力不負發願之初心也

徐君贊奎景襄自達丘之南越嶺嶠涉江漢而款扉者三今歲首月又鼓篋而請教値余患風痺幾没省識罔副其至意頗申前者所勉上帝臨汝毋貳爾心之義畧舉景襄哲成訓而復之曰大明章義

贊武王之受故舉上帝而云爾也聖哲所交勗者必以畏天敬天爲第一義諦尋常言語罔不稱天朝夕只見天長在眼前以至動靜云爲常若有赫然而臨者非僻之心自不敢萌敬畏之念自不敢怠書所謂顧諟天之明命詩所云無曰高高在上天惟顯思又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朝及爾遊衍卽此意也河南老子且云有天德始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愼獨者乃敬畏上天也人間私語天聽如雷暗室欺心神目如電斯語雖似俗諺實理然爾人在天中爲至虛天在人中爲至靈

故視聽思慮言動莫非天之靈也從義理之心發則爲眞從物欲之心發則爲妄人要識得必精察之也察其眞妄乃所以愼獨故曰萬惡咸從不愼獨生遜志方公嘗述愼獨銘曰恒人爲善徼利務名謹於昭昭肆於冥冥衆不察恣意所向人欲橫奔天理淪喪君子懲之愼於至微非虞人覺而惡已知一念之萌必存乎正片言之發必主乎敬勿以暗室忽而不欽易欺者人難欺者心勿謂細行放而勿貳細行不修大德將敗惟聖之明不見是圖矧玆士子不敬何爲於赫天君宰爾百體率

以從之勿越乎禮禮爲敬本敬乃德基本立基宏
奚施不宜齋居有嚴學者孔秩鑒茲勿忌聖謨如
日是爲愼獨之節度人鬼關頭也没身誦法未收
一氣之功已所不能爲景襄顧之於是焉得力則
心與理一而與天地參是所謂無不敬可以對越
上帝也常若上帝責我以不可逭之義而越承明
命惟恐或後纔怨上臨即至下墜其所以兢惕者
宜何如耶景襄乎其欽念哉重光大淵獻復之五
日梅山八耋翁力疾書

六日是日臨竹先生與贅谷文皆有贈詩景襄臨發有詩力疾

和贈其行殘年回甦別離心江漢滄波較淺深汀柳汝鵠應不變夏勞巾屨好相尋梅翁未成稿〇次景襄臨別贈以贈其行馬人之相講貴知心然後方言友道深嗟我丁寧來日約到源頭處會相尋辛亥復月上幹蘩谷先病支未成稿先贊奎與諸益叙別而各有詩〇先生嘗曰吾不工於詩惟意是適不拘律格盖先生之詩不好新奇不尚藻華平淡高古自臻天律〇先生每取人之善若已有之雖言語文字人若有言罔不虛受上自六經下至濂洛群書暨我東儒賢諸說往往如誦已言爛用各理而未嘗以是自多亦未嘗硬主已見以低昂之〇十月廿四日 上之遣史官 傳諭也先生將附奏奏中有念國勢之岌嶪憫民憂之須

洞㵎字是贊奎所仰禀而先生欣然用之又後日贈
贊奎詩桐鄕物色應依舊安得携君賦遠游賦字節
夏字之改措者而亦贊奎之所禀也先生每事虛受
不少靳有如此盖其胷襟洞豁靡所滯吝有物各付
物底意於此數者亦可見也○嘗侍坐看書贊奎看
一板未半先生已移舉他章○先生燕居常着程子
冠○先生嘗授贊奎以潛菴疏出師表等文令日夕
誦之每一誦先生輒喟然有悲憤之意○先生於門
人賓客之來留者每日早朝買豆粥各一器以饋之
盖一生行之未嘗或怠○贊奎常陪話於先生或未

及退而食上則先生留之座而分與之饌曰與我分味何如之有又於凌晨或氣寒使買來酒羹之血菜雜湯者分器以與之先生仍飲喫甚味之曰此澹泊最好

壬子正月二十五日作鷺湖之行

二月九日至鷺湖拜先生閤間藏梅去冬歸時見花依矣今來已結子滿枝鑽奎起賞曰餘香薰襲若歡迎先生笑曰詩不云乎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其今日之謂歟○夕與諸生侍坐先生曰盍各言其志諸生皆以次對鑽奎曰忠信篤行百

世眞儒有志未就抱經孜孜先生書示唐楮軸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諸生言志不盡記

十日與洪注書一衡諸益登高望舟橋徜徉而歸有詩○侍坐先生曰人之資禀溫謹者可與爲學而若無指引以入道則終身無所成又或不知道學之爲甚麽物事豈不可惜使得師友之益如引路點火則所就豈可量哉○又曰指引者師之功也行不至而規箴者朋友之責也勇往直前不得不措專用己力難仰他人斯有古人名論

十一日侍坐語間先生曰吾東士大夫閨門之規甚

嚴視古法無愧眞禮義之邦挽近大防漸壞往往有不忍言者其弊也由於女子之不教蓋雖女子必須教以文字俾知經禮遺訓今俗不然只以諺稗之荒淫不經惹起許多病弊世之人固不悟也

十九日留泮抄得老洲吳文元公雜識一册

廿二日往拜先生閔進士士善慶鎬先生女壻氏亦侍坐語及鰲谷文政治先生曰大抵可畏焉吾非不知渠材而實有所難測者居是邑也付何德政得此乎感於民移始興日果民遮路涕淚如失哺赤子渠果有善政於民歟吾平日許渠慤實而已今不圖其如此循

良也後日贊金過果川聞境之內七方皆有去思碑云○日晩入泮

廿五日 上幸水原 陵所 御鷺梁之龍驤鳳翥亭 存問先生先生病不克入侍以 蹕路孔邇不敢偃處私室肩輿出路左祗迎

廿七日 大駕還宮是日贊金進拜先生入泮

三月二日往拜先生先生謂曰學者之基本在於心地本源而制行次之經術次之文辭次之○又曰學者擧以家間細務不能擺脫爲病然須不知他都是道理中事若觸處接應毫忽不差卽此便是道何患俗務之不脫也○又曰用事莫非工夫且人事不教

人做更教甚做○日晩入泮

六日是日出鷺湖風浪不能渡還入泮

七日往拜先生氣候靡寧

八日夕侍坐先生曰學者立志不篤則不耐流俗嘲譏易於和光同塵此不足與有為陶菴曰流俗之害甚於異端大抵為學之害流俗為甚故孔子曰鄉愿德之賊孟子亦引孔子之語而極論之學者所當深戒也○又曰流俗之害吾道有如轂下之有羌戎

九日朝侍坐有關北人來謁及辭歸先生謂曰未知君好書否乎而無文無以長心知亦無以成人歸讀

小學論語其人曰幼而失學昧於文字先生曰若不識字諺翻讀之亦好昔有行之者任係陶菴門人是已時人稱以任小學其子孫三世誦小學云○先生曰學者之於師友親炙而有得於感發者最有益或於聖賢經訓雖讀誦甚勤常認以陳談死法蓋聖賢言語孰不活特學者看不活耳凡看古訓必先得其旨意所在而如親面承如親覿觀感方可有進步處

十日與洪福卿一清洪注書一衡登東山射亭各發數矢因逶迤僧舍至後峯逢村翁善唱者聽長歌數闋逗悅樂齋數日埋頭榜書之餘足以暢叙○夕待

坐先生曰天地萬物隨吾所見皆有自得之趣此由心明理徹物我無間耳

十一日與洪福卿洪注書洪得老最秀李士蘊鎮玉崔大爲義發欲作尋芳之遊告於先生先生曰冠者五六人風咏而歸正其辰也余病甚此樂不得老必共之諸生因退出自黎湖介石亭故相李時秀所搆至華藏寺竟日逍遙而各有詩歸謁先生先生坐椅子在中堂賞花見諸生謂曰陶菴詩云天地之心一箇仁發爲大千界中春諸君識得此意否卽此胷中便有四時春諸生進所吟詩先生有次韻聞說春容包碧山紅花隱約白雲間

諸君自有沂雩趣遲日微吟緩節還○樓外清江江外泱泱堤烟柳靜風花欲收春色歸肝肺病搨眞襟

自太和○先生曰近世學問之士開口便說性理然苟求其實地上踐履盖鮮其人焉是皆專尚口耳無反躬體認之實以致然耳其甚者又入主出奴尚氣務勝以至門户分裂戈戟相尋是爲吾黨之羞恥亟諸君之戒之也○又曰立志當以聖人爲準則然後自無墮落於流俗坑坎若安於小成終於無成矣

十二日先生曰學者須要就實事上究實理若高談性命求道於日用彝倫之外者適所以啓後世學問之弊也○又曰欲上達須先從下學處做去若不適

下學討上達不得

十三日與洪福卿入類同留宿

十九日與族兄秉坤發程出鷺湖

二十日族兄以新榜生員來謁先生期勉殷款○是日將告歸上二首詩於先生先生次韻以贈千里神交作此隣何須晨夕對冠巾平生慣識山陽路清夜遊魂入夢頻○龍蛇幽蟄自存身桂樹南山更可人王洞梅花應不老欲隨雲屐去尋春○步前韻贈景襄境遷晚計倚冠山門掩千峯萬壑間解惜洞天春色晚碧桃花下送君還○午後拜辭於先生先生以蘇茶靈梳等物贈之曰茶是洗心之劑梳是去垢之具用表我別離情緒余年病俱銳只是朝暮入復見詎易期乎學問

在自勉非專靠師友資助哉先生便愀然不忍捨贄奎
不勝悵㥏未能便起容竢少頃而退○嘗見先生用
紙雖壽蠹餘塵牘必聯附作幅用資草紙未有寸楮之
遺筆則退穎盈箱一毫靡全而猶與甲俱存無或遺
棄○先生衣冠整潔而亦甚樸素每食有肉而不至
重味

壬子六月十日先生所居室蘆猗精舍大樑振鳴聲徹几
席侍坐諸生皆動色

十三日屋樑又鳴

二十四日先生始絶筆曆書日記

二十七日先生始患暑泄彌日不復仍作痢泄連服三白湯及蔘附各一兩重而終不必勝

七月十一日先生證候添劇服藥百方皆不見效○鰲谷丈憂惶焦迫拈得王字準于謝石解字說其文有汪洋其波黃生何去灑落荷珠朱子已隱玉色金聲終秘影響之語

十四日先生親自執脉曰脉已絶所不絶者喉下一縷安復有陽氣之望自是先生神精無減而語言訥澁每朝士來問只答曰尊體何如○先生於枕上頻作微語語及南警特有英陽告變譏捕事以 宗國之憂生民

之患有如依讖語者然
十七日閔慶鎬趙龍熙來謁先生謂龍熙(侄 肅齋)曰歸
語君叔父彌勉德業毋負我期望之意相距間闊恨
不能相對也問慶鎬嶺南賊就捕否乎○先生命侍
者整頓房室鋪置床席曰曾有潔簀之八內者出來
也呼諸弟姪之侍傍者語與修身處世之道顧胤子
誦殀壽不貳修身以竢八字而丁寧敎戒又命諸賢
遺蹟之借覽者一一收拾還送屛婦女不許請見至
酉時易簀嗚呼痛哉訃車登 聞 上震悼(傳曰卿聞丈席之長逝曷勝愴盡此儒臣以 先朝挺拔之人遠予寡躬年彌高而德彌卲予所以時擢正卿屢宣敦召)

期欲一致經席獲覩典型今焉已矣乎洪祭酒家弔祭奠葬之節令該曹照例舉行造墓擔持軍亦令本道題給○木綿三十五疋布子三十五疋米二十五石太十石石灰一百五十石撤朝市三日○先生喪門人加麻心喪者百餘人

二十日贊奎是夜夢在鷺湖侍話先生

八月五日贊奎聞先生訃爲位而哭時嶺外各處所去訃書付于營門而未及趂傳云

八日弔服加麻爲位而哭

二十五日癸卯太學儒生爲文致祭○是日贊奎發奔哭之行

九月一日戊申 上遣禮官致弔祭維云云國王遣臣禮曹正郎

具行益諭祭于卒大司憲洪直弼之靈 列聖崇道
淪備世作潭華眞正農淵精詩迄于渼近津筏後先
鄕得其傳間氣百年洪河之量喬嶽之儀皐鶴早聞
正廟日咨遵晦彌堅傀焉孜孜博約互進明健爲質
心衡今古詞華黼黻紹述微言提挈宏綱擔夯至重
砥着砮梁一登 窩縱旋賦遂初若顏巷處如邵洛
居誰與同德有吳文元樂在育英襟佩晩門春秋尊
蘋形氣神理發爲宗旨可竫舉似王蘊輝溢晩應旌
招志介于石匪潔身逃獲遯郊坰 麟敎興悟行殿幄
對滾滾訏謨欽天法祖克已裕民 憲考嘉乃利見
大人逮予嗣服冀或來賁十行綸綍屢宣動遣我耆
我龜有叩斯應弘博條鬯羣疑喚醒八座陞秩三達
具備執爵乞言熚熚晤寐天胡不憖凶音遽徠蕙帳
風凄瑤琴絃絕邦國殄瘁士林衛痛側席之餘震悼
予衷伻官致侑用寓尊賢靈如不昧歆此儐籩〇製
述官朴文鉉祭文入啓啓下禮曹捧旨于安山龍仁
慶安重林等四邑初一日早朝諒四邑待令于喪家
司儀以淺淡服入廬次引主人序立于庭去杖免絰
司儀出以紅圓領引獻官以下奉香祝入主人以下
止哭祇迎齋郎祝史設饌後各奉香爐香盒獻官炷

香違斟三酌司儀引主人上堂伏於獻官之後大祝
南面立主人之左讀祭文訖撥饌出禮官復入廬次
南面立司儀引主人伏下堂下北面禮官曰育旨
吊●獻官禮郎具行益齋郎慶安察訪李鍾瀞大祝
安山倅李學愚祝史龍仁倅李○是日贊奎過延豐
源一司儀重林察訪金明洪
安保訪韓道裕此友始於近日承訃矣且聞慶州韓
立軒 運聖 將以問候之行去月旬一過此云蓋亦未
及聞訃也
三日宿陽智別彌店夜夢在鷺湖先生將駕外而鰲
谷丈與諸人亦侍傍檢裝必選先生立於廳事命贊
奎進杖傍有杖二箇在廳西中棟下一則屈茁如籐
一則直秀如竿[illegible]奎進屈杖先生命取直來忙手換

進仍愕然驚寤推窓視之但有淡雲霧籠山星河皎潔
掩沸長喟旋復就寢
四日早發至直洞道逢金楨臯此友始因余而聞訃
即於路次泄哀偕行至龍仁邑似聞襄期在迫而未
承的奇
五日晚抵鷺湖已於三日庚戌夜四更發輀而葬所
在廣州實村面九壽洞以六日癸丑窆襄奉坐壬之原後緬襄于竹山嚴木亭壬午又緬襄于 始興鳥鳴乎岑戊子四月十九日緬襄于丹陽梅浦 坐亥原
千里奔哭為執紼臨壙而今距廣陵百許里進將何
及焉獨彷徨廬次自不覺聲淚俱發是夜宿蘆漪精

舍函丈之間惟有素帟荒涼聲欬如掃追思前日陪侍之樂當時不知爲難再事今不可得矣腔曲頹頹竟夜寢不能成○是日夕爾齋趙丈操文於葬所

六日癸丑巳時柩下望哭於廬次

七日往西冰庫津迎哭而返虞

八日乙卯鷄鳴行再虞

九日丙辰鷄鳴行三虞

十一日戊午鷄鳴行祔祭於廟門入於廟門外迎送○先生喪葬儀節參用喪禮備要四禮便覽家禮集攷

十五日壬戌贊奎操文致奠

十六日發先生墓所之行鰲谷丈將以埋魂帛先行而贄奎與金箕澧同往是日宿南漢山城下店
十七日抵九壽洞日已曛鰲谷丈具祭服贄奎與金箕澧具吊服加麻共上墓拜哭埋帛後下宿山直家
十八日共上墓拜哭鰲谷丈以凜然難支哭不成聲而伏於墳側轉輾哀號之狀令在傍者嗚咽不定情發還到蝦峴逢韓立軒與金積皐蓋將還鄉而取路九壽洞矣於路上相把悵然而別行至魚求曲店留宿而鰲谷丈即抵鷺湖
十九日早抵鷺湖自後門人之有事故者稍稍治任

舍函丈之間惟有素帟荒涼聲欬如掃追思前日陪侍之樂當時不知爲難再事今不可得矣腔曲頗頗竟夜寢不能成○是日夕肅齋趙丈操文於葬所

六日癸丑巳時柩下望哭於廬次

七日往西氷庫津迎哭而返虞

八日乙卯鷄鳴行再虞

九日丙辰鷄鳴行三虞

十一日戊午鷄鳴行祔祭於廟門人於廟門外迎送○先生喪葬儀節參用喪禮備要四禮便覽家禮集攷

十五日壬戌望與金操文致奠

十六日發先生墓所之行鰲谷丈將以埋魂帛先行而贊奎與金箕澧同往是日宿南漢山城下店

十七日抵九壽洞日已曛鰲谷丈具祭服贊奎與金箕澧具吊服加麻共上墓拜哭埋帛後下宿山直家

十八日共上墓拜哭鰲谷丈以凜然難支哭不成聲而伏於墳側轉輾哀號之狀令在傍者嗚咽不定情發還到蝦峴逢韓立軒與金楨臯蓋將還鄉而取路九壽洞矣於路上相把悵然而別行至魚求曲店留宿而鰲谷丈即抵鷺湖

十九日早抵鷺湖自後門人之有事故者稍稍治任

而歸遠外承訃音者日日有來哭

廿日八洋齋

廿四日氣困假寐忽昏昏中在蘆漪精舍先生自外返繫魚谷丈及諸服人皆向靈座哭先生出坐室外曰終是山所明氣不足似指始興山所而言也且命取周紙一軸來贊奎始進前納拜先生手整淵明巾曰子來乎好來乎因覺之夢也

十月一日戊寅出鷺湖衆朔奠日晚八洋

十二日出鷺湖風濤大作不得渡宿旅店

十三日早朝渡江留蘆漪精舍

十五日終望奠李素山應辰亦來會是日晩將還鄕入哭於几筵出與鰲谷丈拜辭涕淚相看悒悒不定情鰲谷丈以眞玄一笏橘餠三團與之曰此吾家親所藏而日用者爲寄此懷也贊奎亦悲咽盈懷罔措一辭而退鰲谷丈因入哭几筵哀痛罔極

癸丑六月三十日與韓立軒運聖安釜庵永集嚴星茂兪璧桂李公旼金王重趙聖權同發鷺湖行蓋諸人曾有同行之約而來矣

七月十三日抵鷺湖入哭於先生几筵慟懷彌不堪矣

十五日祭月半奠又操文致奠是日肅齋趙丈全齋任丈姜丈靜能氏𨥁皆來到
十七日鷄鳴行先生練祀日晚門下諸人皆別去而任丈姜丈是日亦歸
十九日肅齋趙丈歸是日與韓立軒入京
二十日出鷺湖
二十三日韓立軒諸行將歸余與洪福卿一淸金樨章平默及立軒同舟至銅雀津送別諸人福卿樨章舟下鷺湖余入泮
二十六日早出鷺湖

二十七日將發還鄕入哭先生几筵告別鰲谷文

八月一日自泮發還

甲寅夏鰲谷公撰家狀

七月十七日甲寅先生終祥日也鷄鳴爲位而哭

乙卯五月十二日與韓立軒朴君養頤休會鷺湖共

編次先生遺集

十三日了編墓誌五冊

十五日了編墓碣三冊碑文三篇墓表一篇

二十五日歸路爲文哭先生墓

丙辰价川儒生刱享先生於景賢祠

辛酉冬鼓山任公撰年譜

癸亥十一月　賜謚文敬道德愽聞曰文夙夜儆戒曰敬

乙丑夏有嗣孫錄用之　命左相金炳學筵奏

丙寅夏文集二十八冊印行

梅山老先生講道鷺湖達城徐上舍贊奎景襄負笈于門下蓋晩年也未幾先生下世余與景襄偵張焉靡所依歸而景襄錄其供灑掃之暇所問答者爲一篇間間附以從師後三官所記甚悉袖以示余凡老先生平日議論皆在其中昔鄭守夢所編近思錄釋疑多載沙溪先生說則尢翁序之曰

怳若復承謦欬於函丈之間而竊不勝羹墻江漢之思也余於此錄亦云爾第恨不能細校而還之也痛梁木之已壞懼餘韻之終泯每閱遺集徒切傷歎今又不覺有感於遺訓遂書于卷末以期相與不忘先生之至意焉景襄乎念斯欽斯

崇禎二百卌四年重光作噩孟夏小滿日梅山門人趙秉悳謹書

語錄蓋難矣程叔子曰某在何必讀此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于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乎同門友徐贊奎景襄

師事吾梅山老先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者手錄
升堂見聞其於容色言動靡所不備斯編也雖不
敢謂盡先生久大之德業亦不可謂滯於言語不
得其心猶可爲學先生之航筏階梯也後有輯先
生言行如程氏遺書之爲者其以寂爲精善見錄
也無疑此不惟可以知吾先生亦可以知景襄矣
先生歿後十一年景襄持以見示要出一語述其
事不勝悲感書此于下方而歸之
壬戌十一月同門人西河任憲晦書

臨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